



# 火与废墟

## Fire and Ruins

林贤治 著



YZLI0890122188

# 火与废墟

Fire and Ruins

林贤治 著



YZLI0890122186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火与废墟 / 林贤治著. --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 
2011.9

ISBN 978-7-214-07376-1

I. ①火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83749号

书 名 火与废墟

---

- 著 者 林贤治  
责任编辑 王翔宇  
责任校对 鲁从阳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  
<http://jsrmebs.tmall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9 插页11  
字 数 100千字  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7376-1  
定 价 28.00元
- 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我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性的，虽然我从未直接卷入政治。

我觉得，需要唤醒记忆，不是为了改造政治，而是为了改造自己。

我不是为绘画而绘画。作为一名艺术家，作为一个人而活着，我应当这样去工作。

——〔德〕安塞姆·基弗

## 目 录

引 子	1
第1章 天空和大地	7
第2章 博物志	35
第3章 建筑学	63
第4章 政治考古学	85
第5章 艺术：介入与超越	117
基弗和他的作品	133

# 引子

## 1

当历史依然酣睡，画家开始醒来。

## 2

如果去博物馆，经过画廊，徜徉于展览大厅，定然看见众多在亚麻布、石头和青铜中诞生的男女：王公、贵族、牧师、修女、小店主、浪荡子、娼妓、厨妇、舞者、浴女……神秘的肉体，光裸的肉体……王冠、长袍、礼服、曳地的裙子、镶边的花衬衫；鬃发、唇、



1945年4月盟军空袭后，柏林人在一片狼藉的大街上艰难穿行。

颈脖、胸脯、乳房、臀、腿和膝，以及浑圆的脚踝……绽放着，滚动着，满溢着……明艳，茂密，健硕，盛大……然而你觉得，这一切是真实的存在吗？

他们生活的时代，惟是米开朗琪罗的时代，提香和伦勃朗的时代，塞尚和高更的时代，奥斯威辛之后，再没有完整的人。这些为生命所充盈的肉身，已经化作轻烟和灰烬。幸存者也是灰烬的一部分。曾经庇荫的家宅、庭园、纷披的花枝，在岁月的那端，不复有温馨的气息缭绕。黑信封，空椅子，残破的风琴和书架；血污了台阶，泪水无声地侵蚀着月光、阳台、铁栏杆，有谁向窗口凝望？即使教堂一样站在原地，拱顶的颤栗无人察觉；一样的唱诗，一样祈祷，如何可能恢复往昔的庄严与圣洁？坚定的砖石是虚假的，游移的车辆是虚假的，咕咕叫的鸽子是虚假的，翅膀是虚假的……上帝呢？上帝是不是那个悲悯的上帝？……

奥斯威辛之后，世界改变了。

没有人。没有人的创造物。也没有自在之物。

只有废墟。

废墟。废墟。废墟。

废墟不是时间的冲积物，不是自然灾害的残骸，它由国家——一头凶险的巨兽——咬噬而成，是极权主义制度本来的形相。开始就是废墟，今天不过是往日的延续或扩大而已。

一个民族，历经浩劫而不见废墟是可疑的。

看！看这里——

后极权主义的废墟之上，有太多的奴役和屠戮的痕迹。领袖死了，志愿行刑者死了，褐色和黑色的军人不见了踪迹，而罪证，仍然保留了下来。在死神降临之前，他们来不及销毁这些证物，——为什么要销毁？杀人本来便是一种荣耀，正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所说，“只有我们部队才能够面对成百上千的排列的尸体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书写过的光荣的一天。”于是，我们看见了一座座架满铁丝网的岗楼、营房、木架床、火墙，突如其来的铁轨；看见了毒气室、焚尸炉、木车、铁锹，做苦役的各种工具；看见了黄色六角星，墙上的手印、画、图案，未写完的信，日记和诗篇；还有，刻在砖墙和木板上的一个又一个名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在绝望中呼唤自己，还是呼唤同样陷于绝望的同类？

在奥斯威辛博物馆，陈列着那么多的照片和物件——其实，



奥斯威辛集中营用来做医学实验的犹太儿童。



早在我们欢呼着向领袖行舞手礼的时候起，一切都给准备好了！

纽伦堡。作为一个标志性地点，党在这里崛起，也在这里覆灭。国际法庭竖起高高的绞刑架，十二个——为最后的十二个头领敲响丧钟。没有墓地，没有骨坛，没有地方可以成为纳粹主义的圣殿。大幕沉沉。然而，正剧的结局，却无法改变悲剧的全部剧情。600万犹太人死于虐杀，数千万欧洲人死于战争——此后，献上鲜花或点燃蜡烛，于逝去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

只要血来不及清洗，  
只要记忆仍在，  
只要秘密还蜷缩在档案室里，  
只要公义还怯于说出，  
世界就是废墟。

废墟是你，废墟是我，废墟是幸存下来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。

这废墟存留于我们体内，且绵亘成片，覆盖所有的心灵。麻痹，冷漠，空虚，阴郁，焦虑，终日悚悚危惧。我们失去了爱、善良、诚实、正直和尊严，失去了自由的梦想，失去了良知、信仰和勇敢。我们学会眯着眼睛看人，互相猜疑和仇视，甚至不信任自己。虚无主义的荒凉。

——世界如何救赎？

众多画家已然丧失思的能力。在他们眼里，惟是世界的表象，镜面及其反光；而基弗，看到的是现实的全息影像，黏连着记忆的重叠的阴影。他们是游戏者，沉醉于迷幻的光色之中；而基弗，眼前飘舞的是死亡的意象，他总是看到：今日重复昨日，死者跟踪生者。每一个日子，都被他们当作解放日来庆祝；而基弗，一个悲观的人文主义者，始终自囚于文明的废墟之中。他确信，新生的道路发端于此，然而那前景又堵塞着重叠的黑暗，直到世纪尽头……

只要世间存在着黑暗，他就是黑暗。

只要世间存在着死亡，他就是死亡。

他看得见同行所看不见的废墟，亡灵，不祥之物。他是一个通灵人。在我们的时代里，真正的画家一定是一个通灵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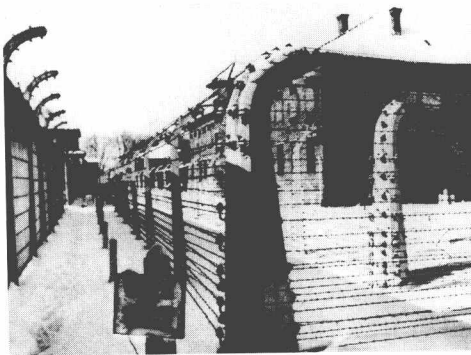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基弗必须离开。

他不得不寻找。

在德国，他工作于废弃的校舍和厂房。在法国，换了巴札克的养蚕场，一样的废弃已久。没有人。到处是岩石、沙砾、灰泥，他就像一只寄居蟹一样地游来游去，从自己到自己。

在巴扎克，基弗建造铅石混制的塔楼，挖掘洞穴，修筑长达数里的隧道连

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，周围布满了带电的铁丝网，牌子上写着：“危险：高压！”许多被逼得发疯的囚犯扑向这些铁丝网而自杀身亡。



接白天和黑夜，一如历史，宏大而幽深。画家无秩序地放置铅制的床，以及船，令人骇异，想象千万年前周遭一片汪洋，而今水落石出——谁人在其上安寝？他用身体绘画，画幅、摄影图片、钢丝、铁板，各式材料散落地板，堵塞了道路。混乱。荒寂。即使培植了绿色的生命：薰衣草，百里香，桑树，藤萝，也无所谓春天。地面上，一群群向日葵也非梵高的向日葵，从来不作疯狂的舞蹈，却因太阳的黯淡而纷纷垂首……

自我流放于大地边缘，居于钟的心脏，反刍记忆中的黑色物质，倾听空穴的风声……

在基弗这里，废墟并非是历史的实存。

作为艺术形象，他无意于再现现实世界中具象的轮廓，而需要一个多形体的复合的形象，一个象征，一个巨型的图像空间。当废墟在画家的观察、记忆和想象中显现出来以后，他用沙粒、稻草、铁丝、黏土、灰，用画面、文字、照片、原材料和再生材料，用诸如腐蚀、磨损、断裂、拼贴、叠印、装置、遮蔽等繁复的手段来建造它。基弗以最可震骇的形式挑战人们的视觉，震颤的痛感使它变得含混，模糊，充满歧义；可是，当一旦显影于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上时，它是那么清晰。

庞大的废墟！整体的废墟！日日夜夜的废墟！当幸存者及其子孙承载幸福之舟沿忘川顺流而下时，基弗独留岸上。他背叛了时间的法则。

# 1

## 第1章 天空和大地



# 天 空

## 1

在云飘过之后，  
在鸟类和飞机掠过之后，  
在咆哮的暴风雪安静下来之后，  
在太阳月亮和群星隐没了它们的光芒之  
后，  
余下广大而空洞的部分，  
我们叫作天空。

明朗的天空。

黑暗的天空。

天空始终笼盖着我们——  
所以，无论希望或绝望  
我们都抬眼看它。



宣传“一千架  
轰炸机的袭击”的海  
报。

基弗的天空是荒废的。荒废而恐怖。他把天空撕碎，——那些蓝色、灰色、红色、黑色照片，纸屑，山毛榉叶子，被粘在厚厚的书册里封藏起来。天空苍茫无限，而有时，又无端地缩小成一片洼地，一口井，一个地窖。据说上帝也有这种怪念头，那么他在模仿上帝？他意想有限的无限里置放些什么？

## 2

没有洁白的云，明亮的云，轻盈的云。

画家的眼睛想必为忧郁所注满。

在沉积的密云中，偶尔窥见有一朵游离出来，也如一块变质的冻乳酪，在微温中缓缓融化，浸润的土黄色仿佛布着气泡，杂质，甚至虫子。云柱一再从画家的手中升起，但也不曾从此飞扬，而是一样的颓败。突然，云端里露出一颗人头，血淋淋的人头！

——谁？

圣女玛丽亚？布伦希尔德？玛格丽特？还是大地上至亲的姐妹？仰着脸，闭着双眼，嘴唇微微开启，似乎仍然可以听到隐约的呻吟……

人头占据了整幅天空，血从颈间汨汨流出，染红大片乌

云，以及冬日惨白的原野……

米开朗琪罗和中世纪画家把天空让给了主、神以及众多的使徒；卢梭邀请艺术家到沙龙里展出，也把中心位置留给了自由神；戈雅是大胆的，凭着离奇的幻觉，将神换作巨人；夏加尔把山羊、小提琴、房子赶到了天上，还有颠倒的恋人；马格里特为了构筑比利牛斯城堡，把巨石推举起来，长久地悬吊在空际……

没有哪一位画家在天上搁置被割的人头，如德国的基弗。

鲜血从天上落下，雨落下，顷刻凝成红珊瑚，和原野上的冻雪纠结到一起。但是，请相信，不久它将化为红色的雪水，渗透地底下，那黑暗的至密的深处。看那些野草，乔木，在冰天雪地里犹自青青，岂知不是经了血水的滋养？

——春天与冬天之间，是流血的日子。

### 3

仲夏夜。又是仲夏夜。

基弗铺出浓重的夜色把血迹、把所有的杀机与生机都给掩盖了。他喜欢蓝色，可是，又不能不接受黑色。也许在他看来，没有黑色也就没有蓝色。

——不要让记忆昏睡，醒着吧！

于是，他又用了白颜料画出许多星子，许多夜的眼……



在画作中，基弗题写了“哥尼斯堡之王”的话：“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”。可是，画家并非哲学家的模仿者，俛仰之间，却有一种诗意的悲怆。

当他看见流星、彗星，看见耿耿银河，那稍纵即逝，或是亘古如斯的星辉时，是否有过感奋的片刻？可是落到画布上，胶片上，这些天体全都变做了一具具僵卧的虫蛹。生命那么黯淡。

然而，画家仍然不知疲倦地描摹星空。

他画星星从遥远的上空坠落。反复画，反复地坠落。画布上，你看见大片的幽光，阴翳，大片的尘土飞扬；其实，那是星星的碎屑和灰烬落下，落下便是我们的尘世。

因为向往高度，迷恋宏大与神秘，他不能不仰望星空，永远仰望。他画夜晚的著名秩序，就是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荒原上，正对了满天星斗。

你看，他用那么大的画布，去布置他的星图。其间，他描绘得那么精确，又用了几何图形标出观测的方位，仔细地记下一个又一个天体的名称。若把所有的星图拼合起来，你就拥有一座天文馆了！

一颗星子，恰如一个人，被安置在一个预设的固定的位置上。

你站在那里，与周围个体保持着合适的距离；你不能发